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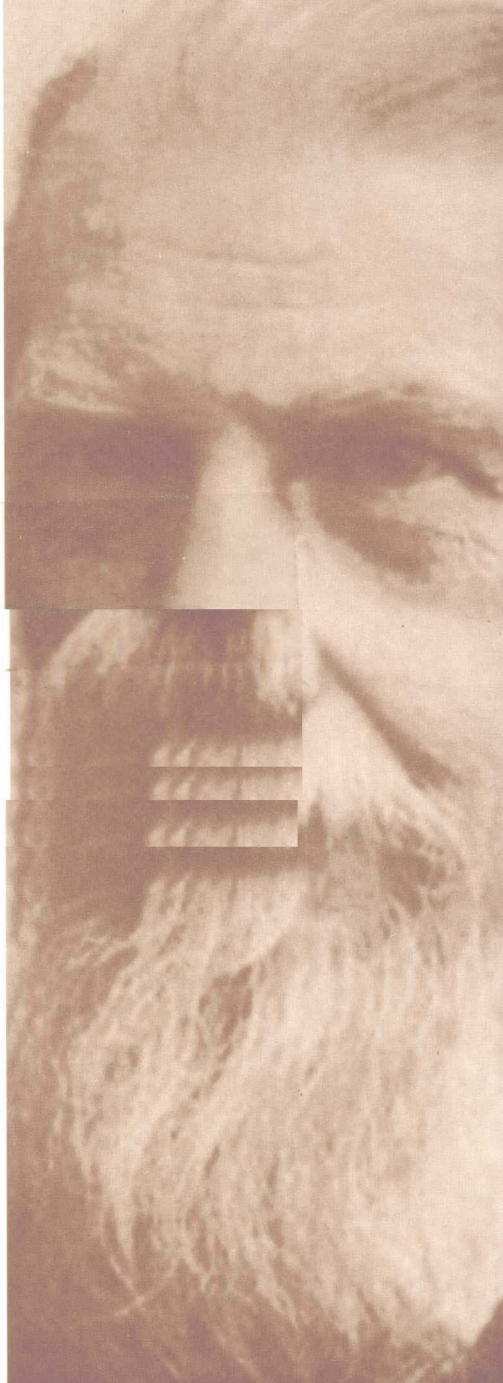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主编 卫茂平

Die Chronik der Sperlingsgasse 雀巷纪事

Wilhelm Raab

拉 伯 · 著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主编 卫茂平



Die Chronik der Sperlingsgasse

雀巷纪事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雀巷纪事 / (德) 拉伯著; 陈虹嫣注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

ISBN 978-7-5446-1582-2

I. 雀… II. ①拉… ②陈… III. ①德语—语言读物 ②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H33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7539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陈 懋

印 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79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582-2 / I · 0131

定 价: 21.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序

出版一套“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出自外教社策划编辑的总体设想。既是“导读注译”本，也就是说丛书体例已定，无须编者费神。但“导读”什么，却颇费踌躇。篇幅所限，不能过长；要单独成册，也不能太短。所以最后选出的，大体为中等篇幅的作品，也有由短篇组成的“文集”。

作者的确定，是选篇的另一问题。德语文学的不少经典之作，尤其是像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其德语原文，近年来在国内屡被选家看中。研究或写作要求“出新”，选编外语读物也该不拘一隅。经过斟酌，我们圈定（以下按作者出生年份排列）**叔本华**（1788—1860）、**默里克**（1804—1875）、**俾斯麦**（1815—1898）、**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冯塔纳**（1819—1898）、**拉伯**（1831—1910）、**里尔克**（1875—1926）以及**爱因斯坦**（1879—1955）的八册德语作品。作者大多出生于19世纪，其活动时间，除了最后三位，也集中在19世纪。这个选择的结果，首先与“经典”的要求和“出新”的愿望相干，因为所选作品不仅可算“经典”，更主要是它们（尤指德语原文）在国内不容易读到，有的甚至阙如。其次同德语语言的发展关联，因为恰恰在19世纪，现代德语正式形成，并在成熟和规范、丰富及典雅上，达到一个后世很难企及的高峰。而且，鉴于我们目前的德语学习，世风所趋，更多地依靠时文，追求实效，阅读来自这个时期的文本，对我们研习经典德语，认识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愈显重要。

以上作者中的半数，即默里克、冯塔纳、拉伯和里尔克，属纯文学作家。默里克创作颇具浪漫主义色彩，语言朴素，情感真挚，尤其对音乐情有独钟。

《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即是一篇充满音乐要素的艺术家小说。其中译本在国内不难找到，但其原文之精妙，恐怕只能在阅读德语原作中，才能真正体味。

冯塔纳则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运笔不事声张，生动又不失含蓄。特别是女性那纯真的情感和凄惨的命运，往往在他笔下跃然纸上。其小说故事发生地，常常在德国的大都市柏林。两德统一后，柏林文学界要恢复自己的创作传统，力图推出所谓的“柏林经典作家”，以对应以歌德和席勒为首的“魏玛经典作家”，其领衔人物就是冯塔纳。他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1895）和《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等，已有中译单行本。但偏偏我们这里选中的、在情节内容及艺术风格上已为上述作品奠基的名著《迷惘与混乱》（1888），似乎至今知者不多。谨借这套系列丛书，补缺拾遗。

拉伯也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熟悉社会下层，人物刻画细腻，语言机敏幽默。这里推出的《雀巷纪事》，突出地表现其创作特征。本书已有中译本。有心的读者，不妨现在读一下它的德语原作，看看在约一个半世纪前，德国作家是用何样语言，展现那条又短又窄的“雀巷”的。

里尔克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与手法，被视为象征主义文学大师，尤其以诗鸣于世。本系列则选中他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用中国诗人和日耳曼学者冯至的话说，这些信“浑然天成，无形中自有首位”，“里面他论到诗和艺术，论到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论到生活和职业的艰难”。而他那诗人婉丽多姿的笔法和真诚感人的情谊，让这些信笺的动人魅力，经久不衰。坊间也有此书中文译本，德语原文尚未见有国内出版社印行。

本系列另四册导读注译读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叔本华是哲学家，俾斯麦是政治家或国务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哲学家和共产主义

思想的创立人，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但他们有一共同点，即都是德语语言大师，其著述极富文学性。而这点并非为人熟知。

长期以来，叔本华在中国以其所谓的悲观主义哲学闻名，其中有误解的成分。本系列所收叔本华晚年力作《人生的智慧箴言》（摘编），讨论了比如健康、财富、荣誉和养生等日常问题，直面人生，充满睿智，可以部分地纠正这一评判。他不仅思想缜密周到，而且文字也洗练雅致。据载，卡夫卡曾经有言：“叔本华是一个语言艺术家，仅仅因为他的语言，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读他的著作了。”这实为我们在此推荐他的一个理由。

俾斯麦作为 1871 年德国统一的头号功臣，一直以其所谓的“铁血政策”闻名天下，但其精湛的文风却鲜为人知。这里选出他的若干书信、包括他给妻子约翰娜的情书，虽然时常与他执政时期的政治事务牵扯不开，颇具历史价值，但他那以严谨而不失灵动、热情而不乏矜持的语言道出的风雅柔情，确实能让世人对这位孤傲狷介的“铁血宰相”刮目相看。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座丰碑。不过，就文学性而言，这篇纲领也堪称佳作。仅看“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样的开头，我们可能很难想像，它引出的是一篇战斗檄文。其实，非灵气在腕，曷能臻此。马克思还是语言艺术家。在 1865 年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就自己的作品这样说：“不管它们会有怎样的不足，我文章的优点都是艺术性的整体。”长期以来，《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因素往往掩盖了它的艺术色彩。而其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及晓畅的文字，不读原文，又是很难真正领略的。我们的选篇，希望能给中国的德语学习者，提供欣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笔墨之美的契机。

爱因斯坦是本系列所收作家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但他除了为世界科学史做出伟大贡献外，还就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题目写过大量文章。此处选编

的文字，出自他的《爱因斯坦晚年集》，不仅体现了他对于社会、文化、科学和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负责任的成熟思考，也展示出伟人坦荡真挚、深入浅出的文风。

按该系列导读译读物的统一体例，各位编者在每册书中，除有一篇导读外，另有若干段落译文。如上所说，本系列所收篇目，其中部分已有汉译，部分尚未介绍到中国。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所给出的汉译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典译文”，只是翻译尝试。译者基本上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青年教师，奉行的大多是译文能够经受同原文对照的直译原则，其译文很可能有别于其他翻译。倘若读者能以此给出更恰当的译文，从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更喜爱德语文学与文化，本系列丛书的目的，就能更好地达到。

优美谨严的德语，不仅仅出自一些文学大家的手笔，更有像叔本华和尼采，俾斯麦和马克思等哲学家或政治家，同样创造了杰出的语言艺术作品。笔者一直有向我们德语学习者及同行也介绍这些“圈外”语言大师的想法，苦于没有适当机会。随着我们的外语教学越来越朝着实用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机会似乎变得更加渺茫。适逢外教社有出版这么一套丛书的设想，就有了却夙愿的机会，甚感欣慰。谨对我们的出版人表示感谢，也欢迎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指正。

卫茂平

2007年春节于上海

导 读

从窗口望出去的风景

——威廉·拉伯及其《雀巷纪事》

提及德国19世纪下半叶的现实主义作家，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冯塔纳、施托姆和凯勒等名字，却往往有意无意地遗忘了那位和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同样正直温和且机智幽默，同样具有批判力度和深度的威廉·拉伯（Wilhelm Raabe，1831－1910）。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拉伯一生创作了七十多部中长篇小说，除了两部作品在出版之后便赢得了读者的普遍青睐之外，大部分作品——包括他最好的作品在有生之年都要隔十年，甚至二十年才会出第二版、第三版。这些作品虽然为晚年的拉伯赢得了一些迟到的荣誉，但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拉伯的了解依然非常有限，对他的评价更是五花八门、纷然杂陈，就连大学教授在提到他的名字时也不免紧蹙眉头。如果大学教师尚且如此，那么在校研读日耳曼语言文学的学生和年轻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的学者对他的了解之少就可想而知了。在拉伯诞辰125周年之际，戈特哈德·埃勒尔（Gotthard Erler）曾就此指出：“大多数年轻的日耳曼学者现在基本不读拉伯或者最多是从参考文献中了解一些关于拉伯的情况。”有鉴于此，他提议将拉伯作为年轻日耳曼学者的“必读文学作品”，因为“拉伯完全有理由要求人们认真阅读他的作品，并且受到人们公正的褒奖”。作为中国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我们似乎也有必要接受埃勒尔的建议，

阅读拉伯，了解拉伯，认识到他在德语文学中的地位并进一步挖掘出他的内在魅力。

威廉·拉伯于1831年9月8日出生于不伦瑞克公国的埃舍斯豪森(Eschershausen)，五岁开始在母亲的教导下识字。1845年，身为法院公务员的父亲去世，母亲遂带着他及其姊妹迁往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居住。他在那儿文理中学读书，但是未能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因为只有作文和绘画两门功课优秀。无望进入大学读书的拉伯认为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司法工作人员、教书先生、医生甚或牧师。对此心怀感激的拉伯于1849年来到马格德堡一家书店里当学徒；四年之后，学徒期满，他却突然中断了这一职业生涯并返回母亲家里，在认真准备了一年之后，于1854年复活节来到柏林，作为一名旁听生在柏林大学学习一些“可能被年轻人忽视的事务和规矩”。当时，拉伯租住在柏林市中心的施普雷巷¹11号。从二楼寓所的窗口望出去，年轻的拉伯着迷地注视着这座大都市的沸腾与喧嚣：这里曾经历1848年大革命的洗礼，在细雨蒙蒙的三月，灰色的无尽长队抬着在革命中牺牲的同志的尸体走过王宫；革命如昙花一现般过去了，但是旧制度的根基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坚实了，不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基础，不论是社会结构还是文化生活，一切都在发生变化。而处于变化之中的生活具有一种迷人的魔力，只是倚窗而望，是难以满足年轻人跃跃欲试的“冒险”心理的。拉伯也是如此，尽管还有些羞涩腼腆，但是他急切地希望融入这洋溢着新活力和新希望的都市新生活。他曾报名参加舞蹈班，试图借此建立自己的社交圈，但收效甚微；于是在寂寞与热闹相交织的生活中他开始转向自我，陷入对自身的思索。“在这样一座大城市里，没有熟人和朋友，我完全局限在个人

¹ 这是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一条死胡同，1931年为了纪念威廉·拉伯诞辰100周年，该胡同根据《雀巷纪事》更名为雀巷。

生活中，并绞尽脑汁地在想像中构建自己的世界。”就在这样的苦闷与挣扎中，拉伯开始了《雀巷纪事》的写作——1854年11月15日，这个日子既是“纪事”开始的日子，也是拉伯自称作为自由作家开始创作的“开笔日”。

拿着完成的《雀巷纪事》，在柏林举目无亲的拉伯四处碰壁，直到书稿几经转手到了柏林出版商弗朗茨·施塔克手中，事情才终于有了转机。在对文字稍做修改，并索要50塔勒作为赞助费之后，施塔克终于同意出版该书稿。《雀巷纪事》于1856年（封面印刷为1857年）问世，当时署名雅各布·科菲努斯（Jakob Corvinus）。该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读者的肯定和文艺界的好评，成为拉伯所有作品中印刷次数最多、发行数量最大和阅读人数最多的作品，从而为他今后作为自由作家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

除了柏林之外，拉伯一生中的三个重要里程碑分别是沃尔芬比特尔、斯图加特和不伦瑞克。拉伯参照这一标准，将自己的创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早期作品的创作主要在沃尔芬比特尔（1856—1862）完成，主要有《春天》（*Ein Frühling*, 1857）、《黑色的木战舰》（*Die schwarze Galeere*, 1861）和《来自森林的人们》（*Die Leute aus dem Walde*, 1862）等。

从1862年到1870年，拉伯居住在斯图加特。这一期间他经常出入文学俱乐部，并且在政治上极为活跃，呼吁在普鲁士的带领下完成德国的统一，通过国家的统一来获取真正的自由以及推进民主社会的理性和人性的发展。拉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斯图加特三部曲”——《饥饿牧师》（*Der Hungerpastor*, 1864）、《阿布·台尔凡或者月亮山回家》（*Abu Telfan oder Die Heimkehr vom Mondgebirge*, 1868）和《运尸车》（*Der Schüdderump*, 1870）。

出于政治原因，拉伯于1870年离开斯图加特来到不伦瑞克。在那里，他逐渐远离社交生活，将自己生命中的黄金岁月献给了写作。他自己就曾说过，“当生活越是远离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成为一名作家了”；“我的书赢

了，我的生活失败了”。在19世纪德国“有名”的作家当中，拉伯是唯一完全靠写作养家糊口的人；但是当时除了《雀巷纪事》和《饥饿牧师》多次重版之外，其他作品并没有得到读者的喜爱，也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这和作者的写作基调、写作内容以及写作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如前文所言，拉伯是德国统一事业的忠实捍卫者，但是德国1870/71年的统一却让拉伯彻底失望了，因为他所期待的统一不是“铁血宰相”俾斯麦所鼓吹的不择手段的统一，他所期待的民主化进程也随着资产阶级和反动的容克贵族达成妥协而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幻灭了，这些都决定了拉伯创作的主色调：悲观失望，悲天悯人。同时，拉伯也清楚地看到普鲁士军国主义非人性化的一面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思想泛滥可能造成的后果：还在帝国统一之初，拉伯就预见未来将会爆发世界大战，帝国也必将崩溃瓦解。不仅如此，当资本主义还处于兴盛之时，拉伯就洞见其腐朽和堕落，看到资本主义强大的异化作用及其飞速发展所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但是，对于正处于上升期并对未来抱有限憧憬的德国而言，这些观点无异于旁门左道，难以被大众理解与接受，就像拉伯书中的主人公无法被他们周围的环境所理解那样。拉伯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一些正直善良、孑然一身的独行者，虽然他们本不希望游离于社会之外，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个性和天性，他们往往被迫独善其身。在他们和普通市侩之间，在个性和“时代共性”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社会中是难觅知音的。除了故事人物难以让读者产生共鸣之外，拉伯的创作风格也令普通读者退避三舍。为了让读者透过表面看到本质，通过作品进行反思，拉伯的作品中经常有一个地位极其独特的人物——叙述者。这位叙述者常常进行反省，发表大段的独白，并巧妙地超越时空，把现实、过去与未来相编织，让读者在现实中追忆过去，展望未来。这样的叙述方法和写作方式，是不能满足人们的消遣爱好的。虽然

拉伯每日诚惶诚恐地“就像一个快要溺水的人那样”不知道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书明天会怎样，但是他仍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因为在他看来，“个性就是一切，而所谓的好建议却什么都不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看世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工具。如果我把我的小提琴放到您手中，而您或许只会吹笛子，那又有什么用呢？”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霍拉克尔》(*Horacker*, 1876)、《普菲斯特磨坊》(*Pfisters Mühle*, 1884)、《奥德费尔德》(*Das Odfeld*, 1886/87)、《不安静的客人》(*Unruhige Gäste*, 1886)、《废铁》(*Im alten Eisen*, 1887)、《填塞团》(*Der Stopfkuchen*, 1891)、《鸟儿歌声的档案》(*Die Akten des Vogelgesangs*, 1896)及《阿尔特斯豪森》(*Altershausen*, 1911)等。

拉伯作品涉及的题材广泛、时空跨度很大，果真要阅读他的作品，必须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作为拉伯作品的入门，我们选择了他的处女作——《雀巷纪事》¹。虽然和他成熟阶段的作品比起来，这部作品的内容深度尚不够，现实批判的力度也还不足，但是它在叙述角度和创作手法等方面开创了拉伯一贯的文风。

顾名思义，《雀巷纪事》讲述了发生在雀巷里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这里，与其说它是一部纪事，不如说是一本世间百态的画册，或者说是一本充满梦幻色彩的传奇，但是在叙事上它更“近似于古老的、质朴的记载方式”，既是故事叙述者，又是纪事编纂者的约翰内斯·瓦赫霍尔德才决定将其定名为纪事。之所以将雀巷定为自己的写作对象，是因为长期生活在这里的瓦赫霍尔德对它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我热爱大都市里这些古老的城区和它们狭窄、弯曲、阴暗的巷子，连阳光也只能偷偷地窥探；我热爱它们那山墙朝街的房子和奇特的屋檐水槽，热爱人们为了保护墙角而置放的那些重型炮弹筒和野战炮筒。我热爱它是一段流逝时光的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新

¹ Raabe, Wilhelm: *Werke in vier Bänden. Band I.* Herausgegeben von Karl Hoppe. München: Winkler Verlag, 1977.

的生活在笔直的、可供列队阅兵的马路和广场上已经开始；每当我经过雀巷的拐角，总免不了用手亲切地抚摸靠在那儿的一门旧火炮筒，上面镌刻着1589年的字样。”更重要的是，雀巷虽然只是“一个小舞台，舞台上出现的人也很少”，但“它是折射世界生活的一个异常珍贵的舞台，在这里，生存的所有自相矛盾——战争与和平，困窘和幸福，饥饿和富足都一一表现出来”，“就像世界万物一样，雀巷的纪事也周而复始”。瓦赫霍尔德在整部小说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不仅是纪事的作者，而且更是一位冷静的反思者和讽刺的批判者。作者通过瓦赫霍尔德的反思与感叹，暗示了小小雀巷的代表性意义，巧妙地赋予作品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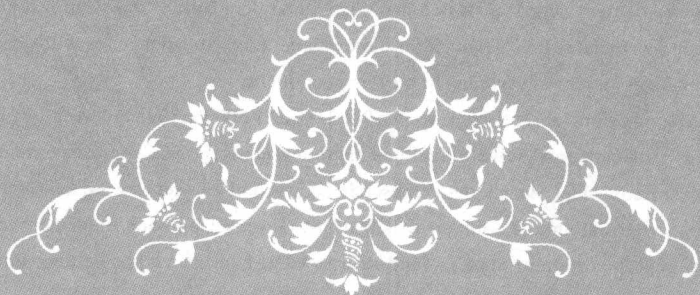
在雀巷里，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交织，相互碰撞，“一只脚踩在当前和现实之中，而另一只脚则站在梦幻和过去之中”。但无论如何穿越时空，不变的却是多年来家家户户的不幸：在阴冷潮湿的地窖里，贫穷与饥饿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不堪忍受苦难的家庭只能拖儿带女，背井离乡，到遥远的美国寻找生活的希望；在狭小逼仄的阁楼里，可怜的人们面对疾病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死神将自己最亲爱的人从身边带走而肝肠寸断。除了“天灾”，还有“人祸”：连绵不断的战争从未让这些平民百姓们真正有过喘息的机会，人们尚未抚平在拿破仑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失去亲人的痛楚，新的战争又悄然降临；还有那些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们被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不是遭到当局的驱逐，就是被迫自行选择离开。将这些故事有机组织起来的瓦赫霍尔德或者身临其境，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或者笔锋一转，让位于故事的主人公，让他们来讲述自己的生活，似乎更显真实与可信。叙述者的不断更迭，是《雀巷纪事》的一大创作手法，因此在选译片段时，我们对这点也予以特别处理。同时，通过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命运，作者为我们徐徐展示了德国19世纪中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虽然作者叙述的语调似乎并不是特别沉重，特别是伫立窗口为我们勾勒的一幅幅风景画还

多多少少给人一种平和之美，但是这其中缓缓流淌着的辛酸与痛楚，令我们在释卷之后仍可回味许久。

但是年轻的拉伯还心存希望，心怀憧憬。在《雀巷纪事》中，他把这份希望与憧憬寄托在一个天真可爱的少女——埃莉泽的身上，把它们编织在神圣美好的爱情里；在惨淡的回忆中，只有对埃莉泽和爱情的追忆才像一束阳光，照亮黯然失色的生活。而这一主题就构成了整部纪事的主线。埃莉泽是赫瓦霍尔德的好友、画家拉尔夫和玛丽的女儿，而玛丽也是赫瓦霍尔德的暗恋人，纯洁的爱情将这几位年轻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生下女儿不久，玛丽和拉尔夫先后撒手人寰，临终前拉尔夫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并且将女儿托付给赫瓦霍尔德。赫瓦霍尔德将对玛丽的爱恋和对好友的忠诚都倾注在养女的身上，虽然生活艰辛，但是埃莉泽保持了天真无邪的个性。她爱梦想，爱编织童话，童话似真似幻，虚虚实实之中生出许多希望和祝福。在拉伯看来，做梦、幻想的能力是“高尚的标志”，这可能也是瓦赫霍尔德有时称自己的纪事为童话故事的理由吧。雀巷里后来搬来一位新住户——古斯塔夫，经过一番沟通，大家才发现，原来埃莉泽和古斯塔夫均系出名门，是某伯爵的后代。两人隔街而住，从两小无猜的玩伴逐渐发展成亲密无间的爱人，上辈人的怨恨也终于在神奇的爱情中化解了。这是作者对清新如朝露的爱情的歌颂，也是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所采取的一种调和态度，或者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在青年时代对社会批判的力度还不够。

时光荏苒，昔日富有诗情画意的旧柏林和它的小街小巷有些已不复存在，也正因为此，拉伯所绘制的风景才愈显珍贵。既然是珍贵的东西，就不应被人遗弃，被人忘却，所以如果得空，不妨和拉伯一同欣赏风景，品味人生。

陈虹嫣



Pro domo

Wenn es gewittert, verkriechen sich die Vögel unter dem Busch. Das wäre fast als ein gutes und warnendes Beispiel auch für dieses kleine Buch zu nehmen; es will sich aber nicht warnen lassen, und vielleicht darf es auch nicht.



*Pro domo*¹

Wenn es gewittert, verkriechen sich die Vögel unter dem Busch. Das wäre fast als ein gutes und warnendes Beispiel auch für dieses kleine Buch zu nehmen; es will sich aber nicht warnen lassen, und vielleicht darf es auch nicht.

Als vor zehn Jahren hinten in der Türkei die Völker aufeinanderschlugen², da regte es zum erstenmal seine Flügel und flatterte unbesorgt aus, wie finster auch der Himmel sein mochte. Mancherlei Wechsel der Zeit erfuhr es, und es wäre kein Wunder, wenn so viele fallende Trümmer es längst mit tausend Genossen unter berghohem Schutt begraben hätten; aber es fand seinen Weg, kam zu vielen Leuten, und sie nahmen es gut auf mit allen seinen Fehlern und Wunderlichkeiten.

Wenn es aber auch nur unter *einem* Dach eine trübe Stunde verscheucht, eine schwere Stunde sanfter gemacht hätte, wie Herr Hartmann von der Aue³ sagt; wenn es nur ein Lächeln, nur eine Träne hervorgerufen hätte, so wäre sein Wirken und Sein nicht vergeblich gewesen.

Nun hängen wieder die Wolken drohend herab; der Krieg⁴ schlägt mit gewappneter Faust dröhnend an die Pforten unseres eigenen Volkes, und es ist niemand, so hoch oder niedrig ihn das Leben gestellt habe, der sagen kann, welch ein Schicksal ihm die nächste Stunde bringen werde. Es steht zu keiner Zeit ein Glück so fest, daß es nicht von einem Windhauch oder dem Hauch eines Kindes umgestürzt werden könnte; wieviel weniger jetzt! In solcher Zeit ständen die Menschen am liebsten mit leeren, müßigen Händen, horchend und wartend; aber das ist nicht das Rechte. Es soll niemand

1 Pro domo[拉]为了自己的家, 为了自己

2 Als vor zehn Jahren hinten in der Türkei die Völker aufeinanderschlugen ... 在十年前, 后方的土耳其境内, 人民互相残杀……, 这里影射历史上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

3 Hartmann von der Aue 奥埃的哈特曼(约1170-1215), 德国中世纪的骑士诗人, 他曾在诗体传奇《可怜的亨利希》(Der arme Heinrich)中写道, “但愿它能使一个艰难的时刻变得舒心”。

4 der Krieg 指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发起的战争

sein Handwerksgerät, die Waffen, mit welchen er das Leben bezwingt, in dumpfer Betäubung fallen lassen. Ein Geschlecht gebe seine Arbeit an das folgende ab, und, gottlob, jener Epochen, in welchen die Menschheit ihre Mühen ganz von neuem aufnehmen mußte, weil die Sturmflut alles vorige fortgespült hatte, sind wenige.

Auch in diesem Sinne ist nichts zu hoch und nichts zu gering, und in diesem Sinne finden auch diese Blätter die Berechtigung, ihren Flug durch die stürmische Welt abermals vertrauensvoll zu beginnen. Mögen sie neue Freunde zu den alten gewonnen haben, wenn wieder zehn Jahre ihres flüchtigen Daseins dahingegangen sind!

Stuttgart, im Februar 1864

Der Verfasser